

胡涂世界

我佛山人 著

卢叔度 吴承学 校点



胡涂世界

我佛山人 著
卢叔度 校点
吴承学 点

胡 涂 世 界

我佛山人 著

卢叔度 吴承学 校点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插页 145,000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10册

书号 10261·811 定价 1.30元

出版说明

我佛山人（吴趼人）为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作家，其创作甚为丰富，影响很大，有“小说巨子”的美称。他的作品富有创造精神，短篇巨制皆有佳作；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尤为广阔，社会、家庭、爱情、公案等各个方面无不触及。其作品大多数是对当时封建社会政治的腐败和黑暗以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揭露和谴责，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我佛山人流传下来的作品非常丰富，但较为分散，解放后只印行数种，难观全貌；许多作品已流失或流传不广。为了挖掘整理这笔宝贵文化遗产，为近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资料，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同时让广大读者通过这些作品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黑暗社会现实，我们在整理出版《我佛山人文集》（共八卷）的同时，选择其中思想内容比较好、在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陆续出版单行本，取名“我佛山人作品选本”。

这些单行本，以现存的最早版本为底本，参酌其他版本，

认真地进行了整理校点。为了保存原作的面貌，除了校正一些书名、人名、地名和错字、衍字、脱误外，对原刊本原文，不作任何删改。为了避免烦琐，亦不书校记。但有个别人名和地名，疑为错误的，因一时无法稽查，故均于原文后用括号加以注明。凡原书刊有“眉批”或“评语”者，悉予保存，不作删削，以仍其旧。各书的原版都是用繁体字，现在一律改用简化字；原书仅有断句，现在一律改用新式标点。

花城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三月

前 言

《胡涂世界》，十二回，未完。原署蜚叟撰。最初发于李伯元主编的上海《世界繁华报》。光绪丙午年八月（公元1906年9月），上海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行本，铅印线装，分为十二卷，分订六册。书前有光绪丙午年二月（公元1906年3月）茂苑惜秋生（欧阳巨源）《序》。阿英根据上海世界繁华报馆铅印本，重新整理，收入《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二卷》上册。阿英说：“我所见吴著单行本，只刊到十二回，报上至少发表到十九回。”但迄今还未发现。原载《世界繁华报》的起讫日期和发表回数，尚待考实。

《胡涂世界》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同一类型的小说，以揭露官场黑暗为主要线索，但所描写的范围和作品的幅度不及《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宽广。作者的笔锋，饱含着憎恶的感情，针对着一群卑污苟贱的大小官僚，进行辛辣的讽刺。“什么叫做官？钻营奔竞。”“什么叫做官？忘廉丧耻。”正如茂苑惜秋生说：“上者为朝，则所谓贤士大夫，皆专其心于饮食男女之中，肆其志于肥甘轻暖之内，舍此二者，一物不知。”不过，为了升官发财，还要学会一套钻

营吹拍、八面玲珑的本领。例如卷之十“老吏著书官场尽相”中的杨谔，是一名诡谲多端的猾吏，一连十二年，官运亨通。他总结自己做官的经验，写了一部书，“叫做《升发须知》，是说想升官发财的不可不知的意思。”杨谔还眉飞色舞地对着门生故吏传授做官的“心经”。那班不要脸的狐群狗党，个个聚精会神来倾听、来揣摩“老师”传授的“心经”，预备将来去各显神通。《胡涂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是晚清王朝官僚机构的侧影。内容还涉及一些险恶的人情世态，如卷之三出现的黎小姐，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后娘，把两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幼儿活活地弄死了。又如卷之十二描写的岑其身的大嫂和妹妹，是一对见利忘义的泼妇。《胡涂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尽了暴露黑暗现实的文学职能，这是应当肯定的。可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揭露官场黑暗不够彻底，批判精神也不够深刻。所描写的人物流于一般化，没有塑造出具有典型性格的形象，大大地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

《瞎骗奇闻》，八回。书名上有“醒世小说”字样。原署茧叟撰。最初发表于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第四十一期（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公元1905年1月）至第四十六期（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公元1905年8月），每回都有插图。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公元1908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阿英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单行本，重新整理，收入《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二卷》上册。

封建迷信对中国广大人民的毒害是非常普遍的，也极其深远的。这种迷信习俗，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乃是长期以来在广大人民生活中逐渐养成的。由于阶级斗争的激化，统治者便利

用封建迷信来麻醉人民的思想，腐蚀人民的心灵，消解人民的斗志。封建迷信“在巩固以奴役和人剥削人为基础的制度方面，积极地起了作用”。到了十九世纪末，民族危机极其严重，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也日益高涨，面对着这种形势，当时爱国之士便掀起一场由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这次变法的结果是失败的，但在维新事业上的收获却是不可以低估的。反对迷信习俗，是变法维新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反映到文学领域上也相当强烈。当时就有不少作者怀着激愤的心情，描述迷信风俗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所造成的灾害，指出封建迷信是阻碍中国前进的绊脚石。并强调欲救中国，必须从破除迷信、改革陋俗入手。如壮者的《扫迷帚》、嘿生的《玉佛缘》、茧叟的《瞎骗奇闻》和李伯元的《醒世缘弹词》等，阿英认为“可以作为当时反迷信小说的代表作”。

《瞎骗奇闻》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描写一位姓周的瞎子，以算命为业，骗人钱财。有两个受骗的人，都极相信周瞎子的瞎话。一个是山东历城的土财主，姓赵名泽长，生平只有一件憾事，就是“行年五十，膝下犹虚，娶的奶奶钱氏，过门三十二年，儿女俱未生育过一个。”赵泽长望子心切，求神拜佛，一无效果。后来听别人说，周瞎子算命很灵验，便请周瞎子来算命，周瞎子把赵泽长的生辰八字推算了一回，胡说赵泽长命里有子，但五十岁以前有了儿子，也不能养育成人，总要晚子才好。赵泽长又把赵奶奶的八字给他算了一算，也说明年喜得贵子。哪知过了一年，“依旧是信息杳然，赵泽长便说起要娶个二房的话。”急得赵奶奶想出一个主意，装出一个假肚子来，临产时便暗地里从后门抱了一个别人的孩子，来哄骗赵泽长。赵

泽长却信以为真，非常高兴，认为周瞎子算命确实灵验，以后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取决于周瞎子的推算。结果弄得赵泽长一败如灰，从此烟消火灭了。另一个寒士，姓洪名士仁，也极相信周瞎子算命的话，到头来百事无成，弄得身败名裂，沦落为叫化子。最后，作者苦口婆心地奉劝世人：“这就是相信瞎话的结果。无奈如今的人，该做的不做，听了瞎子的话，就如奉了牛皮文书一样，弄到临时，却是一场空梦，没有一句话靠得住的，徒然自己耽误自己。到头来百事无成，就如洪士仁之下街苦况，满腔饮恨，就如赵奶奶之临歿遗言，却也是懊悔嫌迟了。”

《瞎骗奇闻》的思想内容是健康的，在反封建迷信上，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艺术上虽没有很高的成就，但在吴趼人小说中也算是比较好的作品。周瞎子这个人物，写得相当生动，这是由于作者掌握了丰富的星命知识，对迷信习俗的生活体验也很深刻，故能创造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八字先生”的艺术形象。周瞎子满嘴江湖口吻，都是迷信职业者的“行话”，如对赵泽长说：“今尊造年上是两重乙卯食神，食能制煞，七煞有制，主于有子。”又如对洪士仁说：“我算着甲午年，是你的正财流年，又兼与你八字的寅戌合成火局，旺在春夏两季，三月里又有紫薇龙德高照，其中要是没有别的星宿过将破败，大约是不得错的，万一要是有个把坏星宿在里串官，难说还要捱过一年半载，也还不定。”总之，从思想和艺术上说，《瞎骗奇闻》还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小说。

本书的辑校，如有不妥之处，切望读者教正。

卢叔度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前言 卢叔度

胡涂世界

序	2
卷之一 移孝作忠 伦常大变 量材使器 皇路飞腾	3
卷之二 假孝子割股要名 丑新人回头失媚	14
卷之三 虐孤儿晚娘施毒手 招游妓俗吏写闲情	25
卷之四 吕祖阁半仙占祸福 广和居市侩显神通	37
卷之五 暗挑逗歌曲寄相思 真莽撞贪杯失巨款	48
卷之六 裁寿衣借端通内线 论相法顺口托人情	57
卷之七 靠虚火施司务扬威 为干儿宋媒婆出力	68
卷之八 虞子厚探亲东昌府 郭丕基倒楣镇江城	81

卷之九	信鸾仙大府护飞蝗 全蚁命进官乘饿马	95
卷之十	老吏著书官场尽相 高明骂座奴子羞颜	109
卷之十一	覆雨翻云心思刻毒 偷天换日手段高强	125
卷之十二	文章憎命误煞功名 机械存心变生骨肉	143

瞎骗奇闻

第一回	负螟蛉中年得子 谈理数信口开河	155
第二回	希幸获权作信天翁 破巨棼急攘将军箭	163
第三回	真横逆偏作好机缘 迷信心养成破坏性	172
第四回	演皇极盲人利口 庆初度同族生心	180
第五回	山穷水尽洪士仁犹作补牢心 喝雉呼卢赵桂森初试牧猪戏	187
第六回	纵聚赌日趋下流 延合婚再申前说	195
第七回	高谈命理王先生别具会心 漏泄春光赵员外一朝撒手	203
第八回	一霎魂飞洪士仁逞凶自首 全家星散赵桂森被逐归宗	211

胡 涂 世 界

序

“举世皆浊，何不泥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饔其糟而歠其醪？”是以胡涂教人者，“不知许事，且食蛤蜊”，是以胡涂教己者。古之君子，惟恐人之不胡涂，与己之不胡涂，而发为诗歌，见于谈论，佩如弦韦，勒若箴铭，洵知几之达人，保身之明哲哉！叔季以降，唐宋而还，本浑噩之遗，继混沌之后，君于人者曰：“天下饥，食肉糜。”臣于人者曰：“不识字，更快活。”驯至今日，则更麻木达于脏腑，冥顽中其膏肓，可惊，可诧，可笑，可叹。守株待兔之举，视若不二法门；复蕉寻鹿之徒，尊为无上妙品。行之既久，靡然从风。名山大川之间，赤县神州之外，无远勿届，不期而然。上者为朝，则所谓贤士大夫，皆专其心于饮食男女之中，肆其志于肥甘轻暖之内，舍此二者，一物不知。若后乘之载刍灵，若当场之弄木偶。下者为野，不为鹿豕，即为豚鱼。与谈兴废，犹考钟鼓以享爰居；与论治乱，犹取仁义以教禽兽。观于其上如彼，观于其下如此，谓之为老大之国，野蛮之乡，自是定评，实非过论。善哉！蚩叟本之著书，其情事则相喻于微，其议论则能见其大。昔者大禹铸鼎，遂穷九幽；温峤然犀，因烛百怪，对勘互较，殆出一辙。夫东坡说鬼，遂兴无稽之谈；干宝搜神，乃张异端之焰。是书不落科臼，独辟畦町，游神于非想、非非想之天，析理于无名、无无名之境。虽贵洛阳之纸，已腐太玄之毫。读者审之。

丙午二月，茂苑惜秋生撰。

卷 之 一

移孝作忠 伦常大变 量材使器 皇路飞腾

话说湖南官场，同时有三位出色人员，都是抚台跟前顶红的人。抚台姓黄，江西人。三个红人，一唤任承仁，一唤俞洪宝，一唤李才雄，三个人都是候补知县。任承仁新近从那里交卸回来，抚台极赏识他，曾经保过送部引见。俞、李二位是一直跟着抚台，办过几年文案，李才雄现又兼当土药局的差使。

有天任承仁穿了衣帽来拜俞洪宝，却好李才雄也在那里。任承仁进来，看见李才雄皱着眉头坐在那里，呆呆的样子。任承仁心里有点奇怪，也不便问他，先同俞洪宝谈了几句心，慢慢的说到家务。任承仁就提起，他有个过继的娘，“因为在家里没有人养活，大远的奔了来找我，既然来了，安分守己的吃碗现成饭罢了。脾气又不好，时常在家里闹脾气。再照这样闹下去，我可有点受不住了，不是我让她，就是她让我。”俞洪宝道：“这算什么大事？她因为没有儿子养活，所以才承继到你。你公馆里亦不少这一碗饭。你让她些，过几年死了，送她一口薄皮棺材也就是了。你要现在一定撵她出去，她情急了，或是告你一状，就算辨得清，倒要耽误了你正经事，那可犯不着，你又何必同这个孤寡老太婆怄什么气呢？”任承仁想了一

想，倒也不错。他们说了一回话，看看这位李才雄是坐立不安，不住的唉声叹气。任承仁熬不住了，便问俞洪宝道：“李老哥为何这样没精打采的？”俞洪宝道：“你不知道，李老哥丁了忧了。但是他老哥的家道，你是晓得的，如果再把差使丢了，叫他怎样过呢？他这个总办土药局的事虽然不好，在他也还将就敷衍，要再没有这个差使，更不得了，所以在这里难受。”任承仁道：“论理，这土药局的事又不是地方官，就是丁忧的，连下去打什么紧？”俞洪宝道：“却是没有这个道理。”任承仁道：“什么道理不道理？这叫做恩出自上罢哩！我倒有一个法子想——”俞洪宝、李才雄就异口同声的问道：“请教大才，有什么法子？”任承仁道：“里头有位史巡捕，是抚台极红的人，说的话是捷于影响的，可就是爱两个钱。我们去走一趟，探探他的口气，就托他去想法子去。如果有点意思，拚得送他几百银子，把这个差使留下，李老哥固然是不无小补，就是我们，在省里也多个地方走走，岂不甚妙？”俞洪宝道：“好，好。”任承仁道：“既你们也以为好，他丁忧多日了，亦不便耽搁，我们要赶紧才好。”说完，就招呼李才雄在家里等他，又拉着俞洪宝道：“我们去碰碰再说。”李才雄当时说了一句“费心”。

当时俞洪宝同着任承仁，一直来到史巡捕房里。史巡捕让他们坐下，说了一回闲话，才提起李才雄的事来，说到要想法子求连差的话。史巡捕此时嘴里正含着一口茶，手里捧着水烟袋，睁着一双眼睛，呆呆的一回，才把这口茶咽下去，腾出嘴来说道：“这个不容易。”任承仁道：“并不是弟等多事，实因为李哥的家道太寒，要是就这样搁三年，那直截要他的命了！”史巡捕道：“他家道虽寒，省城里比他家道寒的还多着哩！”任承仁又

道：“李哥一向亏累，现在又出了丧事，用钱多，要有这个差事，还可以拉拢拉拢，就是外面张罗也还容易。要就是这样下来，直截便是一条死路。老哥热肠古道，我们是一向钦佩的。他这桩事只要老哥高抬贵手，他就过去了。我也晓得你老哥是没有不可怜他的，你说的话都是恁着人玩耍。不然，老哥一定不肯帮他的忙，可不就毁了他吗？”一面说着，便走到史巡捕耳朵边低低的说了几句。史巡捕道：“不是这么说，我们既是一向有交情，没有不帮忙的。不过这件事，我还得找我里头一个朋友出一把力。但我同他有交情，我的朋友同他没有交情，况且也不晓得他这个人。这个当中，兄弟固然是格外出力，老弟你是晓得的，明人不说暗话。况且他又是个违例的事，那个肯轻轻的放过去呢？”任承仁道：“是了，是了，都包在我身上就是。”就把手指在史巡捕袖子里一比道：“这个数目可好？”史巡捕笑了一笑道：“论起来也不算少，但我可是没有权的，事情我去办，碰他的运气吧。这件事不是我不够朋友，但是这里头转了一个弯子，就很不容易了。难道我还来想好处，赚扣头不成？”任承仁、俞洪宝连忙赔笑道：“笑话！老哥太多疑了！”史巡捕道：“我去办办看。晚上叫任老弟来听回信吧！”俞洪宝道：“我也同来。”史巡捕道：“玩不得！我这里只有一个任老弟来惯了的，没有人查问，要是别人夜里来，风声就闹出去了。反正都是为朋友，一样的赤心。你千万不必来，不但没有好处，恐怕还要惹是非。”俞洪宝答应着，当时同了任承仁出来，一径回寓告知李才雄。李才雄晓得是有点意思了，但也还不晓得史巡捕要多少钱的话。

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任承仁来了，摇摇头道：“好利害！好利害！”俞洪宝、李才雄忙问：“怎么样了？”任承仁道：“他是大

张狮口，说你的差使一年有两千多银子，他问你要一半。此外还要你在要紧的地方找个人对抚台说一下子，这算是挂挂帘子的事。”李才雄听了，呆呆的一言不发。倒是俞洪宝道：“论起这个差使来，一连就是三年，化上一、二千银子也没有什么不值得，但是李哥一时拿不出来奈何？”任承仁道：“李老哥去凑凑，看凑到多少。要是少些的时候，我们大家能帮一帮忙最好，等李哥慢慢的腾出来还吧。”俞洪宝道：“看来也只好如此。但是这个事已经两天了，也该报出去了。”任承仁道：“不妨。李老哥赶紧找人去挂帘子去，要紧等把帘子挂好，再报出去不迟。”李才雄道：“抚台头一个红人就算是首府，我平常也很应酬他。但他是个嘴馋的人，要求他事，总要请他吃饭。我是已在衰经之中，不便请客，如何是好？”任承仁道：“你不要拘泥，办正经事要紧。你今天就发帖，明天晚上请他。我同俞哥作陪客，也好相帮你说几句。你只管办理，那个人来说你？”当时李才雄便写了请帖，夹着手本，打发人送过去。又叫厨子备办顶好的酒席，明晚请首府，只要菜办得好，钱是不论多少。厨子听见不计较钱的生意，自然欢喜，连忙就去备办。任承仁又到李才雄家里，重新叫他把字画挂起来，把素的依旧换掉。忙忙碌碌，收拾了一回。正在那里点缀，送清单的却回来了，说是大人有病，请了三天假，明天不能来。叫把原帖带回。李才雄听了，把一团高兴冰冷的了，叹口气道：“我就如此倒楣！”任承仁道：“还有一个法子，你去写好一封夹单，递进去，他看见了亦就明白，等他上院去，没有不替你设法的。况且你请他，他也晓得的了。”李才雄道：“也不晓得是什么病？”回来的人道：“听说招了凉，伤风咳嗽，并没有什么大病，过两天就要销假的。”任承